

法国伊斯兰教的治理现状探析

严天钦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在法国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决策制定者及立法机关与民间的穆斯林宗教领袖和团体共同承担了一些管理责任,双方在对话和协商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自主的社会协调网络,但后者在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仍比较有限。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境外伊斯兰教势力对法国的渗透,法国政府往往采取默许和纵容的态度,这不仅对穆斯林的社会整合产生了不利影响,也使宗教极端主义在法国有滋生的机会。

关键词:法国;穆斯林;伊斯兰教治理

中图分类号:B9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7)03-0094-06

在很大程度上,治理意味着一种新的管理方式,意味着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私人机构开始与政府部门共同承担一些行政管理责任,而参与管理的各方会在互利互信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个自主的社会协调网络。在这样一个网络中,政府和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可以在复杂的制度关系中运用公共权威去指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活动以最大限度增进公共利益^{[1][3]}。近些年,随着人们对治理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范围逐渐由原来的全球治理、国家治理扩展到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和宗教治理等领域。

根据法伊特·巴德(Veit Bader)的理解,宗教治理意味着某种来自私人的、公共的或半公共层次等外在的或自上而下(权力机关)的宗教调控能力,以及来自民主的宗教团体、非正式的宗教网络、宗教协会和社区的宗教自我调控能力^{[2][50]}。巴德的这种解释表明,宗教治理涵盖两个层面,即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前者强调自上而下的、公共的或半公共的各级职能部门,即宗教管理部门及立法、行政、司法部门运用政策和法规对信众的行为进行规约的能力;后者强调宗教自身的调控和监管能力,特别是非政府宗教团体和一些民选的宗教领袖在治理过程中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3]。运用“治理”的视角来探讨宗教问题,学者们往往比较关注两个问题:政府的法律机构、国家权力机关和非政府组织对宗教会产生何种影响?宗教团体和组织对特定宗教群体会产生何种影响^{[4][32]}?本文将借鉴巴德关于宗教治理的概念,从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方面来分析法国对伊斯兰教的治理情况。

一、法国穆斯林概况

伊斯兰教是法国的第二大宗教,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在西欧各国中数量最庞大,绝大多数穆斯林人口都来自北非,因为法律不允许基于宗教信仰和民族成分进行人口统计,所以很难确切知道法国穆斯林人口的数量。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统计,截至2015年,法国穆斯林人口已达到将近500万,其中有50%的穆斯林人口年龄低于25岁^[5]。

法国穆斯林人口的增加与其殖民历史密切相关,在20世纪上半叶,法国与殖民地的经贸关系加强,为应对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法国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国家招募了大量劳工和士兵。据估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收稿日期:2017-01-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民族宗教与国家治理问题研究”(15ZDB123)

作者简介:严天钦(1974-)男,湖北恩施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科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欧洲社会与文化研究。

期间,有 17 万余穆斯林劳工来到法国,有 53 万余穆斯林士兵为法国效力。为维护社会稳定,防止单身穆斯林男性过“没有约束和堕落的生活”,很多公司专门为穆斯林工人集中修建了住宿区^{[6][68]}。这些外来穆斯林总是被认为对法国社会的安定构成威胁,总是处于被监视的状态。

20 世纪 60 年代,在阿尔及利亚试图摆脱法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中,法国军队曾经雇佣了将近 20 万阿尔及利亚人在前线作战,他们被称为“哈基”(harki)。战争结束后,一部分“哈基”被遣送回阿尔及利亚,另一部分选择留在法国。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并不信仰伊斯兰教,但糟糕的生存状况和法国政府对他们的冷漠使越来越多的“哈基”试图在宗教信仰中寻求精神寄托,通过借助伊斯兰教去建构集体身份。到了七八十年代,这些“哈基”的第一代往往都开始信奉伊斯兰教^{[6][85]}。

一些社会学家和政策顾问都认为来自非洲和亚洲的劳工很难被法国社会同化,法国当局也不愿意让法国女性与穆斯林男性结婚,一旦穆斯林劳工在法国无法找到工作时,他们往往会被遣送回国^{[7][137]}。然而,在 1970 年之后,由于法国颁布了《家庭团聚法》,大量穆斯林,特别是很多女性从法属前殖民地来到法国,他们主要聚集在里昂、马赛和巴黎等城市的教区,一些原本被隔离的穆斯林单身男性有了妻室,很多原本只打算在法国挣够钱就回国的穆斯林男性,现在却决定与妻子长期生活在法国。穆斯林社区的景观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戴头巾和穿罩袍的穆斯林女性不断增加,致使穆斯林移民和他们的宗教信仰逐渐在法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穆罕默德·阿德里欧伊看来,法国穆斯林可被分为四类:一是“半隐蔽的穆斯林”,他们继承了部分伊斯兰文化传统,但并不一定是虔诚的穆斯林,这一类穆斯林在法国所占比例最大;二是传统穆斯林,不管是从文化还是从宗教层面来看,他们都是传统、保守和虔诚的穆斯林;三是“好战的穆斯林”,他们是源自沙特阿拉伯瓦哈比教派萨拉菲主义的支持者,对他们来说,伊斯兰教是帮助他们建构排他性身份的最重要的元素,这一类穆斯林群体的年龄都在 18~35 岁;四是改宗的穆斯林,这一类人数还不到穆斯林群体的 1%^{[8][183-184]}。

法国人不接受“少数民族公民”这一概念,法国的法律条文中根本没有“少数民族”这一提法,因为许多法国人认为在多元文化模式下进行社会整合并不容易^[9]。随着社会矛盾的增加,法国的移民整合模式开始遭遇到越来越多的阻力和挑战,越来越多的法国穆斯林移民开始在公共空间更加明显地标识自己的传统文化身份。毫无疑问,最近两年欧洲爆发的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对法国的宗教治理提出了巨大挑战,这迫使法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原有的政教关系和宗教治理模式,以适应新的情况。当下法国所面临的关涉穆斯林移民和难民的一些问题,与法国过去对伊斯兰教的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方式密切相关。

二、法国伊斯兰教的外部治理

当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穆斯林人口在法国的数量不断攀升时,法国人再也不能回避一些重要问题,如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场所的着装是否违背了世俗主义原则,文化多元主义是否应该受到鼓励,政府在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法国的伊斯兰教治理受殖民时期法国对北非前殖民地伊斯兰教政策的影响。过去,法国为了维持对殖民地的统治,往往会对支持法国政府的伊斯兰教团体采取大力扶持的措施,而对于威胁殖民统治的伊斯兰教团体则采取打压的态度,法国在几乎所有北非殖民地国家都设有专门的宗教管理机构,以监视和控制殖民地的宗教活动^{[6][67]}。

殖民体系瓦解后,法国设立了宗教事务管理局,该机构隶属于内政部,主要负责向内政部任命和监督的一些大区的区长通报哪些团体和协会属于宗教团体和协会,在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实际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而真正主导管理日常宗教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内政部,它不仅负责制定对内政策,还负责对内情报监控工作,以及管理其他司、局部门和法国的海外领地等。为了更好地处理移民问题,2007 年时任法国总统的萨科齐创建了法国移民、整合、国家身份和共同发展部,其主要职责包括控制移民入境的数量、促进共同发展、改善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状况,以及增强移民对法国国家身份的认同等^[10]。此外,在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法国总统、教育部、议会和最高法院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如果没有总统和内政部部长的支持,涉及穆斯林女性服饰的法案就不可能得到议会的批准。

从外部治理的角度来看,法国政府往往认为外来穆斯林的宗教实践总是会以某种“问题”的方式呈现,他们的行为乃至他们所佩戴的宗教饰物都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法规加以规范。这样,新来的移民才能学会特定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以便更好地融入法国社会^{[11][11]}。在伊斯兰教治理的过程中,世俗主义原则是法国政府制定宗教政策法规的重要依据,法国人相信只有这一原则才能确保法国社会拥有宗教中立的公共空间。“世俗主义”这个词在法国 1958 年出台的《宪法》第 2 条中就曾正式出现,根据该条款的规定“法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世俗的、民主的社会共和国。”这条规定阐明所有法国公民,不管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12]。法国 1946 年

和1959年的宪法也重申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法国政府从1993年以来所出台的涉及穆斯林女性着装的相关法规都是基于世俗主义这一原则的。1993年12月,法国教育部部长弗朗索瓦·贝鲁(François Bayrou)签发了一项备忘录,要求中学校长禁止学生佩戴“明显的宗教饰物”,特别是“头巾”^{[7][144]}。1994年,法国教育部颁布相关规定,禁止学生佩戴“明显政治或宗教饰物”,虽然该规定没有对这类“饰物”予以特别说明,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女生会遭遇麻烦。为此,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1995年裁定学校不能因为学生戴头巾而将其开除。2004年,在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和内政部部长萨科齐的全力支持下,法国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备受争议的《头巾法》,法案禁止公立学校的学生佩戴明显的宗教饰物,如犹太教徒的小毡帽、基督徒的大十字架、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的头巾。2011年,法国议会通过立法禁止法国公民在公共场合遮住脸的做法。当然,骑摩托车的人、击剑、滑雪运动员、感染疾病的一些人例外。此外,在狂欢节和其他节日期间,公民可以不遵守此规定。虽然法律条款没有明说,但公众都知道这一立法是为了阻止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场合戴面纱或穿罩袍。2011年9月23日,全法穆斯林理事会主席穆罕默德·穆萨维(Mohammed Moussaoui)及其他法国穆斯林领导与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内政部长布里斯·奥尔特弗(Brice Hortefeux)就该法律的相关事项进行了会谈。会谈后,穆萨维发表讲话敦促法国穆斯林遵守该法案,承诺全法穆斯林理事会将在穆斯林女性中普及该法案,并确保穆斯林不会因为该法案的实施而集体蒙羞。穆萨维在法律出台之前曾表示,他反对穆斯林女性在公共场合穿罩袍,但他更主张通过教育而不是立法来强行改变这一状况。为了加强法国人对穆斯林的了解,全法穆斯林理事会和法国穆斯林联合会倡导在法国成立一个伊斯兰文化研究所,并建议让部分法国国会议员组建“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小组。

1994年,法国政府颁布了《穆斯林宗教宪章》,法国内政部部长查尔斯·巴斯卡(Charles Pasqua)亲自签名生效。根据该宪章精神,法国鼓励穆斯林在巴黎大清真寺的协助下创建一个法国穆斯林代表委员会。“9·11”事件后,法国政府更加意识到组建全法穆斯林理事会的重要性。2002年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当选为法国内政部部长,他认为政府过去只与巴黎大清真寺合作的态度不利于伊斯兰教治理,主张不同伊斯兰教派的穆斯林和支持不同思想派别的穆斯林协会都应参与到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

事实上,全法穆斯林宗教理事会的建立过程充分体现了法国宗教治理的特性,在这个过程中,法国政府机构和穆斯林团体,以及其他非政府机构和个人都参与到伊斯兰教治理的实践中。在组建该机构的过程中,为了平衡各方利益,萨科齐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驻法国大使和法国重要的穆斯林团体进行了多次磋商之后,在该理事会的代表组成及主席、副主席的人选等议题上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规定,1/3的代表由政府指定,2/3的代表由法国1200所注册的清真寺选举产生。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全法穆斯林理事会最终于2003年5月成立,其职责涉及管理清真寺和祈祷室的相关事务、朝圣、穆斯林丧葬事务、培训神职人员、清真肉制品的生产和加工等。该理事会包括一个代表大会和25个地区穆斯林委员会,这些地区穆斯林委员会与法国相应公共管理部门共同负责管理穆斯林社区日常宗教事务。经过多方协商,理事会的主席由巴黎大清真寺的教长达里尔·布巴克(Dalil Boubakeur)担任,两位副主席分别由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UOIF)和法国穆斯林联盟(FNMF)的领导人担任^[13]。全法穆斯林理事会的成立是法国政府为帮助穆斯林更好地融入法国社会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使得法国对伊斯兰教所进行的“法国化”改造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也使法国的穆斯林至少在形式上有了为自己代言的机构。

在恐怖袭击对法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法国当局对伊斯兰教相关事务予以高度重视。为了让穆斯林移民更好地融入法国社会,法国现任内政部部长贝尔纳·卡兹纳夫(Bernard Cazeneuve)于2016年9月宣布法国将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伊斯兰文化基金会,该基金会于2016年11月开始运行。前任内政部部长舍韦内芒担任基金会的主席,基金会董事会成员由全法穆斯林理事会主席,五位伊斯兰教研究学者,两位捐助委员会代表和来自内政部、教育部及文化部的代表共同组成,这些代表都由法国内政部长卡兹纳夫所指定。基金会预算资金为500万~600万欧元,政府将会拨付一定的款项,其余款项由公司和个人资助,但不接受国外资助。基金主要用于培训伊斯兰宗教领袖和学者、资助相关文化项目,使法国本土能够产出更好的伊斯兰文学和艺术作品,并对伊斯兰教研究提供资金支持,以便让法国人更好地了解伊斯兰教。卡兹纳夫希望新成立的基金会能够在法国的穆斯林和政府之间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14]。从很大程度上来看,法国政府在当前局势下成立伊斯兰文化基金会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塑造不受外国势力干预和影响的“法国本土伊斯兰教”,这就是为什么该基金会不接受外国资助,并且很大一部分资金会用于培训法国本土的伊玛目的原因。

正是本着世俗主义的原则,法国政府出台了禁止穆斯林佩戴头巾的相关法案。同时,本着保护公民信仰自由和组建宗教团体自由的原则,法国政府为改善穆斯林的生存状况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政府在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为了对伊斯兰教实施有效的治理,政府必须与民间穆斯林团体和协会合作,把外部治理与

内部治理结合起来。

三、法国伊斯兰教的内部治理

在法国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民间宗教团体和协会的作用不可忽视,它们积极帮助穆斯林学习法语,以便更好地融入法国社会。同时,它们也积极敦促穆斯林移民热爱和平,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并倡导穆斯林遵从法国世俗主义精神。有影响的协会除了上文提到的全法穆斯林理事会,还包括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法国穆斯林联盟、法国穆斯林协会(RMF)、法国青年穆斯林联盟(UJM)、法国学生伊斯兰协会(AEIF)、土耳其宗教理事会欧洲分支(DİTİB)等^{[15][177]}。

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成立于1983年,与穆斯林兄弟会联系密切,主要招募学生和中产阶级穆斯林,管辖着法国200多个宗教文化协会。该团体的目标就是要成为法国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代表,并保护穆斯林的利益。为此,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试图把分散的伊斯兰教团体和协会组织起来,使穆斯林“回归信仰”。在1989年克雷伊“头巾风波”中,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和法国穆斯林联盟表现得很积极,对学校开除戴头巾女生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主席艾哈迈德·贾巴拉赫(Ahmed Jaballah)甚至还给时任总理的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写了一封公开信,对此表示抗议^{[16][187]}。因此,该事件发生之后,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成了在法国穆斯林中影响最大的宗教团体。

为了让穆斯林社区能够在法国社会获得一定的自治权,以便穆斯林能够按伊斯兰教义履行宗教义务,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不断尝试与政府协商,试图让政府做出适当的法律妥协。该团体拥有自己的公司,长期免费向穆斯林发放阿訇讲经和伊斯兰学者演讲的视频资料。该组织还不遗余力地游说政府官员批准修建清真寺,游说学校领导同意穆斯林女生上学戴头巾。更重要的是,该组织还积极从一些阿拉伯半岛国家筹集资金,用以资助法国的穆斯林社团,帮助他们修建清真寺。在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的努力下,1992年法国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神学院,这使得穆斯林兄弟会支持的伊斯兰教义在法国得以传播,也引起一些法国政治家和媒体的警觉^{[15][196]}。

法国穆斯林联盟成立于1985年,其成立之初的主要目的是要削弱由阿尔及利亚政府控制的巴黎大清真寺在法国穆斯林中的影响,旗下有100多个地方附属伊斯兰教团体和协会^{[15][196]}。该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摩洛哥的大力支持。

法国穆斯林协会成立于2006年,在法国穆斯林中颇具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法国穆斯林协会的成功取决于它所建构的跨国宗教网络,与法国穆斯林联盟一样,该协会也长期得到摩洛哥的资助和支持。摩洛哥国内的宗教慈善和宗教事务局、外交部官员和摩洛哥驻法国领事馆官员对该协会长期提供人力和财力支持。比如,摩洛哥宗教慈善和宗教事务局常常为法国的摩洛哥裔穆斯林社区派遣伊玛目,并为他们付薪酬,每年在斋月期间,还会派遣神职人员到法国帮助移民协调宗教事务,这些神职人员往往都具有较高的法语水平。一些摩洛哥伊斯兰教协会还常常为法国的摩洛哥裔穆斯林教授阿拉伯语、开设摩洛哥文化课程,支持法国的摩洛哥裔学生到摩洛哥参加夏令营和宗教活动,帮助他们保留摩洛哥传统宗教价值观等。在斋月期间,法国穆斯林协会还有机会获得来自摩洛哥的宗教出版物和人力支持。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亲自为法国的穆斯林协会捐款,帮助他们修建清真寺。就提供的宗教服务而言,该协会是法国最大的穆斯林团体之一。法国穆斯林协会在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觑,它属下有550个清真寺协会。法国80%的穆斯林做礼拜的场所都由摩洛哥裔穆斯林把控,法国1/3到一半的伊玛目都具有摩洛哥背景^{[17][140]}。由于它在法国穆斯林群体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因此2008年和2011年全法穆斯林理事会两届领导人换届选举时,其主席职位都被法国穆斯林协会的代表获得。尽管该协会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但因为往往只关照摩洛哥裔穆斯林的需求,所以遭到包括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在内的其他伊斯兰教团体的反对甚至联合抵制。

法国青年穆斯林联盟成立于1987年,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很多变化。就其意识形态而言,该组织把伊斯兰教、共产主义和公民身份等不同元素有机融合起来。该组织在1992年召开了第一次大会,从而开始在法国受到广泛关注。与其他伊斯兰教协会一样,该组织的日常运营经费主要依靠社会捐赠。该组织经常举办文化、宗教活动,通过召开学术会议讨论各种政治问题。过去,法国青年穆斯林联盟在穆斯林贫困区具有较好的民众基础,在阻止穆斯林青年卷入宗派斗争、吸毒和犯罪等方面,该组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该组织还鼓励青年穆斯林关心政治,热爱穆斯林身份,支持穆斯林女学生戴头巾。但是随着老一代穆斯林的离世,以及萨拉菲派影响的扩大,法国青年穆斯林联盟原来的职能开始受到削弱,它只关注穆斯林的教育、阿拉伯语学习和纯粹的宗教事务,无暇顾及穆斯林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和就业问题。

伊斯兰教在法国的发展过程中,位于巴黎的大清真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无疑是法国穆斯林极具代表性的机构,在全法穆斯林理事会成立之前,它是法国穆斯林唯一的代表机构。成立于1985年的穆斯林联盟,从成立之初就试图取代它的位置,但没有成功。为了更好地让穆斯林工人和士兵融入法国社会,并满足他们的宗教文化需求,特别是为了表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来自北非殖民地为法国而战的穆斯林士兵的感激——一战中在与德国的交战中,大约有10万穆斯林士兵牺牲,法国政府特别委托一家伊斯兰宗教协会即虔诚信托和伊斯兰圣地协会(Society of Pious Trusts and Islamic Holy Places)负责在巴黎市中心修建一座大清真寺,法国政府出资50万法郎,负责单位除了从巴黎募集了一些捐款,还向北非和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募集了500万法郎。该清真寺虽然由法国建筑设计师设计,但却由来自北非的工匠们修建,工程于1926年完工。清真寺依照北非风格修建,具有四合院、拱廊和一个高达33米的尖塔,建筑群由祈祷室、洗礼室、图书馆、会议室、住宿区、蒸汽浴室和摩尔式咖啡厅等组成。因为其豪华的风格和齐全的功能,它成了法国政府接待穆斯林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的重要场所,法国上流社会的人士也经常光顾这里的蒸汽浴室和咖啡厅。而生活在法国的穆斯林普通劳工基本上无法进入这座清真寺做礼拜^{[6] 76-77}。

该清真寺在建立之初得到了摩洛哥国王的大力赞助,但在1957年,法国外长却把该清真寺的所有权交给了阿尔及利亚。事实上,阿尔及利亚长期拥有对巴黎大清真寺的管理权限,阿尔及利亚政府甚至通过巴黎大清真寺对法国政治施加影响,巴黎大清真寺一直试图在法国全境建立一个清真寺网络。1982年,阿尔及利亚派遣了一位不会说法语的宗教领袖查克·阿巴斯(Cheikh Abbas)来巴黎清真寺主持宗教事务,他的薪酬也由阿尔及利亚政府支付。在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该清真寺的作用不容忽视,清真寺的主持通常把自己看成是法国当局的重要伙伴,认为清真寺有能力阻止“宗教激进主义”在法国的传播^{[6] 144}。在20世纪90年代,巴黎大清真寺成为法国唯一一个官方指定的可以合法对清真肉食进行监测,并对市场上销售的清真肉食进行征税的单位,这为巴黎大清真寺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但1995年新一届法国政府剥夺了巴黎大清真寺这一特权。

可见,在法国伊斯兰教的治理过程中,海外势力也渗透进来,法国内政部鼓励创办全法穆斯林理事会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帮助法国的穆斯林找到一个合法代言人,对法国境内各种分散的穆斯林团体进行有效的管控和整合,以打造“法国伊斯兰教”(Islam of France),而不是“在法国境内的伊斯兰教”(Islam in France)。但由于具有海外背景的穆斯林协会的介入,法国穆斯林的民族和来源国国籍身份反倒得到了强化,摩洛哥官方和民间宗教组织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法国摩洛哥裔穆斯林与摩洛哥的联系,强化了摩洛哥裔穆斯林的民族身份和伊斯兰文化身份。所以,从长远来看,穆斯林协会对摩洛哥裔穆斯林在法国的社会整合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法国穆斯林协会不仅在物力和人力上得到摩洛哥政府的支持,也得到法国当局的支持,因而比其他伊斯兰教团体和协会似乎更具合法性,而法国伊斯兰组织联合会则没有权利邀请海外的伊玛目进入法国从事宗教活动。2004年,时任法国内政部部长的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曾经感叹法国1200名伊玛目中,75%都不具有法国公民身份,他们中的33%都不会说法语,他们绝大多数人的薪酬都是由国外政府或宗教团体支付的^{[18] 4-5}。这一现状显然不利于法国建构不受国外势力影响的“法国伊斯兰教”。不过,随着年轻一代穆斯林与穆斯林移民来源国在文化心理上的距离越来越疏远,再加上宗教极端主义在法国的泛滥,部分法国穆斯林协会依靠境外势力支持的运营模式终将难以为继。

四、结 语

在很大程度上,法国的伊斯兰教治理是参与各方不断对话、协调、共同管理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依然占主导地位,一些民间穆斯林团体和机构如全法穆斯林理事会和巴黎大清真寺,事实上可以被看成是政府的亲密合作伙伴,而其他一些在穆斯林信众中颇具影响力的宗教组织,在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所能发挥的影响和作用还是相当有限的,比如,它们通常无法说服雇主给穆斯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伊斯兰教治理过程中,法国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穆斯林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使得很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穆斯林移民逐渐被主流文化和主流社会边缘化。受“政治正确”原则和多元主义观念的影响,法国政府对境外伊斯兰教势力在法国的渗透往往采取默许和纵容的态度,这不仅对穆斯林的社会整合产生了不利影响,也为宗教极端主义在法国的蔓延提供了温床。生活在贫民窟的很多穆斯林青年常常出没于一些宣扬极端主义思想的清真寺,逐渐沦为恐怖分子,比如在2015年巴黎恐袭制造者中不乏回流的“达伊沙”“伊斯兰国”(DAESH),即恐怖分子。

因此,为应对宗教极端主义给法国造成的负面影响,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既要充分体现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又要维护法国世俗主义原则。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既需要让非政府穆斯林社团更多地参与到伊斯

兰教治理过程中来,也需要集体智慧,一旦处理不当,往往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为了对伊斯兰教进行更有效的治理,法国政府应该在穆斯林的教育、就业、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力等多个方面采取更积极有效的措施,切实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帮助他们真正融入法国社会,否则,法国将来会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安全问题。

参考文献:

- [1] 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2] Veit Bader. *Secularism or Democracy: Associational Governance of Religious Diversity* [M].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7.
- [3] Veit Bader. The Governance of Islam in Europe: The Perils of Modelling [J].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 2007(6) .
- [4] Veit Bader. The Governance of Religious Diversit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A]. eds. P. Bramadat and M. Koenig ,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Governance of Religious Diversity* [M].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 ' s University Press 2009.
- [5] Jawad Iqbal. Muslim Population in France [EB/OL]. <http://www.bbc.com/news/the-reporters-30835554>. 2017 - 01 - 06 浏览.
- [6] Marcel Maussen. Constructing Mosques: the Governance of Islam in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D]. PhD thesis ,Amsterdam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AISSR) 2009.
- [7] Marcel Maussen. Governance of Islam in France [A]. *In Erik Sengers & Thijl Sunier eds , Religion Newcomers and the Nation State* [M]. Delft: Eburon Academic Publishers 2010.
- [8] H el ene Jaccocard. Extremists and Moderates: French Writers and Muslims of France [A]. in Samina Yasmeen & Nina Markovi  eds. *Muslim Citizens in the West-Spaces and Agent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M]. 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4.
- [9] Caitlin Killian. From a Community of Believers to an Islam of the Heart “Conspicuous”Symbols ,Muslim Practices ,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Religion in France [J]. *Sociology of Religion* 2007(3) .
- [10] Wikipedia. French Ministry of Immigration ,Integra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development [EB/O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ench_Ministry_of_Immigration_ _Integration_ _National_Identity_and_Codevelopment. 2016 - 11 - 01.
- [11] John R. Bowen. *Why the French Don't Like Headscarves. Islam ,the State and Public Space* [M].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2] T. Jeremy Gunn. Religion and Law in France: Secularism ,Separation ,and State Intervention [J]. *Drake Law Review* ,October 2009.
- [13] 魏秀春, 谢济光. 当代法国政府的穆斯林移民政策——以法国政府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为例 [J]. *广西社会科学* 2007(3) .
- [14] Faycal Benhassain. French Govt Aims to Facilitate Muslim Integration ,But Proposals Draw Criticism [EB/OL]. <http://www.cnsnews.com/news/article/fay-al-benhassain/french-govt-aims-facilitate-muslim-integration-proposals-draw>. 2017 - 10 - 29 浏览.
- [15] Gilles Kepel. *Allah in the West-Islamic Movements in America and Europe* [M]. Translated by Susan Miln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 [16] J. Bowen. *Why the French Don't Like Headscarve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7] Benjamin Bruce. Not Quite In ,Not Quite Out: Islamic Organizations in France and Germany and Their Ties to Their States of Origin [A]. Edited by Matthias Kortmann and Kerstin Rosenow-Williams , *In Islamic Organizations in Europe and the USA* [C].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3.

【责任编辑 冯雪红】